

郭敬明
著

幻城

HUAN CHE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HUAN CHENG

幻城

郭敬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郭敬明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城/郭敬明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3-2541-1

I. 幻… II. 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24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东北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8.5 插页: 18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10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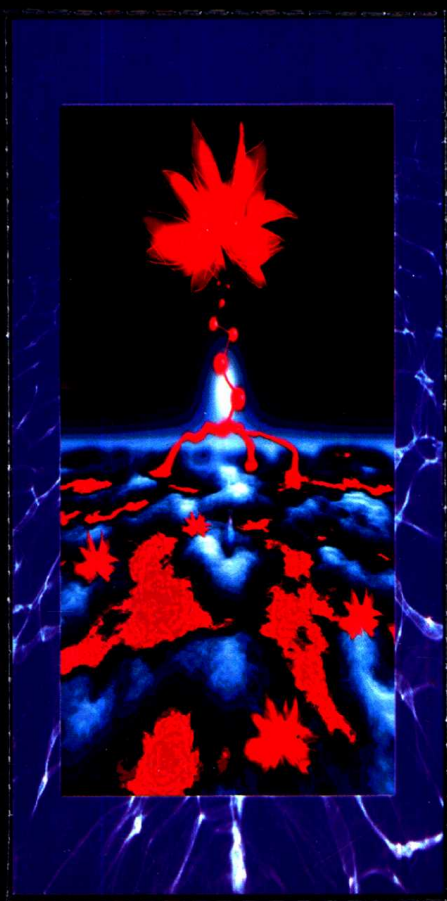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HUAN CHENG



我匍匐了一百年，

微笑着焚烧了一百年，

只为等待与你灰飞烟灭的重逢，

因为你的快乐，

是我生命里全部的信仰

话题得从作品中的人名说起。樱空释、梨落、星旧、玄桐、岚裳、蝶澈、潮涯、迟墨、片风、皇桥、渊祭、剪瞳、离镜……不要小看这些名字。一篇作品中的一字一句，其实都可闪现这篇作品的风采。一篇作品写到什么份上或者说处在什么格上，光看里头几个人名就能有一个判断。说起来，

曹文轩

序一

喜悦与安慰

这可能有点玄虚，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却是被反复证明了的事实。事情就是这样的奇妙，东西的好坏，格调的雅俗，有无特别的艺术用心，竟然会反映在一篇作品的所有方面。《幻城》中这些名字，都是很有讲究的。不是什么人想有讲究就能有讲究的。讲究得有讲究的力量与才能。这些富有意境的字以及这些字的出其不意的组合，其背后是一个人的才情、天趣、知识、智性与创造力。而当这些名字成为整篇作品的有机部分和谐如汤汤大水滚滚向前时，就更能体现出一个书写者的能耐。

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写出这些人名、写出这篇作品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岁数不大的人——还算是一个小人儿。

面对这样的作品，我心中满是困惑，不是怕将话说小了，而是怕将话说大了成为捧杀的刀手。这些年，我总有点战战兢兢，生怕写了害人的笔墨。但，面对这样的作品，我却又

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它确实是很可被说道的。想来想去，还是取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做法：直接面对文本，且不管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些年，我为一些才气少年写过一些文字，实在无意去捧杀，至于说后来怎么形成了捧杀的局面，则就与我无关了。我以为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一边是火族，一边是冰族，一边是火焰之城，一边是幻雪帝国。作品属于纯粹的虚构。对虚构的虚构，其实比对现实的摹写更难。相对于虚构的能力，我以为摹写的能力只是一个基本的能力，而虚构才是更高一层的能力，而且是区别文学是否进入风光境界的能力。中国文学的可检讨之处，就在于若干年来停滞于摹写，而无法将文字引入虚构。中国本有“红楼”与“西游”两大小说传统，但到后世，既未能接通“红楼”之血脉，也未能将“西游”之精神承接下来。摹写是浮皮潦草的，而虚构之能力基本衰竭。结果使中国小说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庸，赖在地上打滚，少有飞翔的快意与美感。在如此情景中读《幻城》，自然是一种喜悦与安慰。《幻城》来自于幻想。而这种幻想是轻灵的，浪漫的，狂放不羁的，是那种被我称之为“大幻想”的幻想。它的场景与故事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作品的构思，更像是一种天马行空的遨游。天穹苍茫，思维的精灵在无极世界游走，所到之处，风光无限。由作者率领，我们之所见，绝非人间之所见。一切物象，一切场景，都是大地以外的，是烟里的，是雾里的，是梦里的。这种幻想，只能来自一颗没有遮挡、没有范式、没有犹疑的自由心灵。这颗心灵还在晶莹通亮的童话状态。一部《幻城》让我们看到了幻想的美妙价值：空空如也，但幻想之光辐照于此，眼见着空白里出来

了物象与生命，佛光点化之处，尽是大地上无法生存的奇花异草与各种各样的魅力无穷的生灵。经验以外的时空，竟然被文字牢牢地固定在了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宁可信其有却不信其无。于是我们发达了，富有了。我们不仅拥有一个驳杂纷呈的现实的世界，我们还拥有一个用心灵创造出来的五光十色的天上世界。

《幻城》是神秘的。这种神秘也许并非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神秘却一直在吸引我们穿过文字的密林而向前。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混沌中撩逗着我们，使我们无法停止目光的追寻。小说营造的这种氛围，使我们有点晕晕乎乎，觉得自己离开了地面，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风烟滚滚，扑朔迷离，时隐时现，似有似无，其风光犹如是倒映在水中的物象，依稀可见。我们似乎感觉到了黑暗中的宇宙的呼吸，但我们无法弄清楚这种呼吸究竟来自何方。天上城池，虚幻莫测。我们举首眺望，心中既有渺小感却又有崇高感。直到最终，我们也没有看清这个世界，神秘依在。

作者年龄虽小，但叙述口气却颇为宏大，也算得上是一种大叙事了。因不是写世俗社会的蝇营狗苟，不是写风尘世界的芸芸众生，而是写梦幻城池，写神圣之战，写王，写大阴谋，写王朝更替，写冰清玉洁之境界，其笔调自然不能用写小桥流水、油米酱醋、贱民小人、蝇头小利的笔调。小小年纪，居然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大腔圣调，并且还显出一副举重若轻的派头。在语言王国，他居然将自己当成了幻雪帝国的年轻之王。语词的千军万马，无边无际地簇拥在他的麾下。他将调动他的语词大军当成了写作的最大的快意。他更多的时候是喜欢语词大军的漫山遍野，看到洪流般的气势。



月神和潮涯被葬在客栈的背后，和辽溅片风安葬在一起。月神和潮涯的坟冢还是黑色的泥土，而片风和辽溅的坟冢上已经长出了嫩绿色的草。一离一离地演示着生命的死亡和生命的彼此纠缠。寒冷的风笼罩在坟墓的上空，我和皇析站在坟墓的前面，彼此都没有说话，大风呼呼地吹过去，我和他的长袍猎猎作响。



阅读《幻城》，感觉到的是作者对把握语言的自信。滔滔不绝、左右逢源，无论在描物状态方面还是在剖析灵魂方面抑或是哲理性的解说方面，都无搜索语言的捉襟见肘。意象新颖，对话有古典话剧之对白一样的讲究，长短句相得益彰……这个作者使人感到疑惑：小小年纪，对语言何以有如此出色的悟性和如此轻松的驾驭能力？

这些年看了太多的少年文字。其中十有八九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腔调。面对人世，冷嘲热讽，都不正经说话，尖刻乃至刻薄，一副看破红尘不想再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清冷模样。真不知这个世界究竟在哪里伤害了他，也不知他的内心之灰色到底是否真的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就是那样的姿态——一摆千年的姿态。纯真不再，温馨不再，美感不再，崇高不再，庄重不再，雅致不再，真诚不再，阳光也不再，剩下的就只有一片阴霾与心灰意懒。读到《幻城》，终于有了一种安慰。作品用的是一种高贵、郑重的腔调，绝无半点油腔滑调。我想这个世界总得有点严肃的氛围。如果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操痞子的腔调说话，且不分场合，总

不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人成为痞子，还不大要紧，要是个民族也成为痞子——痞子民族，那就很值得忧虑了。我想一个痞子民族，若要得到世人的尊重，大概是有困难的。

关于这个作者的未来，我不想在这里预测。一个人能否成大气候，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的。性格、学养、经验、机遇……成功的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希望不要将他的现在与将来简单地等同起来。

我衷心地祝愿他，并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

2002年12月11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我看到四维（郭敬明的网名是“第四维”——编者注）把最后一块文字的砖石砌好，然后他拍拍身上的尘土，起身离开。一扇门被缓缓打开：他把终年养育他的孤寂种植成一片茂密的森林，他把曾经念念不忘的热爱书写成昼夜不寐的雪。此刻他和他的城堡并排站立在长大之前的最后一寸光阴

张悦然

序二

和 春 天 终 年 不 遇

里，带着被风雪擦亮的忧伤，是这样的引人入胜。这时候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涌进幻城来。他们带着春天流淌过的气息，好奇地环顾这座白色城堡：这里总是冬天，住着一些好看的人，还有一些高高在上的爱。雪花和黑夜一样锋利。忧伤像失重的围巾一样缠住孩子们的脖子，孩子们很错愕地抱着这团不断勒紧的温暖，听到一些希望断裂的声音。可是没有人要离去。大家都像勤奋的小鼹鼠一样挖掘着走向故事深处。这是四维给我们的，波光潋滟的梦境。

1) 有关自由的梦境。自由是幻城上方的天空。它这样高，我们无法触及却早已深溺于这一片没有一丝破绽的蓝。在这个梦境里，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卡索仿佛是被裹锁在一颗琥珀中央的可怜的小昆虫。剔透的松脂是他的王国和精妙的幻术。然而在若干百年千年的时光里，在这颗琥珀被打磨得更加圆润动人的过程里，昆虫却被越来越紧地围裹，它甚至



不能呼吸。捆绑卡索的是他的疆域他的法力吗？四维知道，不是的。四维看看自己身上绳索的印记，他深深地明白有一种捆绑是我们谁都无法抽身逃脱的——爱的捆绑。在幻城里，释，这个名字，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簇抽象的爱存在。这束爱未曾与春天谋面，严寒的冰凌是它浑身上下布满的刺。这就是一束捆绑的爱，任性，霸道，摧毁，颠覆。这株爱一直缠束在主人公卡索的身上，成为他的一个心结。可是，他无力反抗，因为这爱是荧光棒万花筒一样的斑斓，它的每一寸生长都有着亲切的呼吸。所以面对这爱，法力无边的人也只有伸出曾经可以呼风唤雨的手指，虚弱地去触碰。触碰这样一棵已经深植于哀伤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人们，都被爱捆绑和隔离起来，他们是这样孤独。他们被一些有着爱的脸孔的灾难所吸引，终于走进了一个个万劫不复。

2) 有关孤独的梦想。孤独是幻城里嗜哑的风。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和这阵风擦身而过。并且被它擦伤了。我们看到风在彼此之间回转，不断不断地拉长了之间的距离。在幻城里面，卡索是个孤独的孩子。他一直在走，在寻找的同时失去着。所经过的每个人都只是一段路。所有流逝过去的，都被时光重新修建了。所以他再也无法找到来时的路。再次追溯和寻迹，每一棵荆棘都将穿进他记忆的神经。我们看到四维隐约的影子站立在卡索的身后。他们一样有尖削的下巴和凝重的表情。四维淡淡地说，我们都是如此孤独，不是吗？我们因为孤独而彼此吸引，然而最终我们不过是做了彼此的一小段路，最终在时光的修建中变得面目全非。我们都在孤独的风里游离和飘浮，所有曾经做伴的人，都倒逆着卷进三月的桃花和高草里，那个我们不能再遇见的春天。

3) 有关忧郁的梦境。忧郁是幻城里的围墙。幻城里的人是被忧郁围困的人。当我们此刻围坐在幻城里的时候，看见那叫做忧郁的围墙幽幽地渗出寒气。忧郁是幻城中每个人的气质。沉重的心，警醒的神情。是忧郁使他们高贵和出众。是忧郁使他们有敏感和清澈的心。忽然想起《圣经》上有这样的话：求主怜悯，赐我们忧伤的心，悔恨的灵。正如我们看到的幻城里的人，他们都善良并且自省。忧郁或者是他们身后永远跟随的影子，然而我们也正通过这影子的形迹看到他们一直走在一条笔直的邪恶未曾侵染的道路上。当然，这忧郁气质首先是四维的。当他拥捧着这座剔透的城堡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城堡是一颗玻璃心的美好姿态。它是他的，是他的忧郁垒砌的，是他的善良建造的。四维用他的幻城找到许多和他一样忧郁的孩子，他们将围坐取暖，赶走孤独的风，然后自由地出发去邂逅他们的春天。

四维站立在城门边，天还是寒。梦境上演到了尾声。这一季所有凋零的阳光忽然又都回到了他的身上。杏色的阳光像蜜糖一样洒在他的额角上。他说，赶走孤独的风，冲破忧郁的墙，我们都去自由的上空吧。

这些话立刻像长着结实翅膀的鸟一样飞了出去，转瞬间，鸟儿们衔着一个葱郁的春天回来了。春天被轻轻地覆盖在这个堡垒的上方。所有和孤独和忧郁有关的伤口都将在这片春天下面愈合。

幻城的城门合上的时候，我们的忧伤和孤独都已得到纪念，我们年少时那苍白凛冽的一季也在这里永久埋葬。这片泥土上生长出来的，是不是像幻城里的散落我们一身的樱花一样好看呢，我在想。



目 录

序一 喜悦和安慰 曹文轩

序二 和春天终年不遇 张悦然

01 幻城

29 雪国

185 樱花祭

220 回忆中的城市

——不是后记的后记

239 我和我的《幻城》

——郭敬明访谈录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泪石的海岸，面朝大海，面朝我的王国，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面朝天空的霰雪鸟，泪流满面。

幻城

我的名字叫卡索，我在雪雾森林中长大，陪伴我的是一个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的年龄的巫师，她让我叫她婆婆，可是她却叫我皇子，幻雪帝国的长子。和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弟弟，他的名字叫樱空释。我们两个，是幻雪帝国仅存的两个幻术师。

我的名字在幻术法典上的意思是黑色之城，而我弟弟的名字翻译出来是幻影。我们有不同的母亲和相同的父皇，幻雪帝国的老国王。我的父皇是幻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在两百年前的圣战中瓦解了冰海对岸火族的几乎全部势力。而那一战也让我的王族受到近乎不可挽回的重创，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战役中死亡，于是家族中的幻术师就只剩下我和樱空释，而那场战役中死亡的巫师占星师和剑士更是不计其数。

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成为所有人记忆中不可触碰的伤痕，而在我的记忆中，就只剩下漫天尖锐呼啸的冰凌和铺满整个大地的火种，天空是空旷而寒冷的白色，而大地则一片火光。我在宫殿里，在温暖的火炉旁，在雍容的千年雪狐的皮毛中，



看到父皇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皱紧的眉头。每当外面传来阵亡的消息，我总会看见父皇魁梧的身躯有不经意的晃动，还有母亲簌簌落下的泪水。窗外的红色火焰，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而画面的背景声音，是我的哥哥姐姐们绝望的呼喊，这种呼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而且经久不灭，我挣扎着醒来，总会看见婆婆模糊而年老的面容，她用温暖而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面颊，对我微笑，说，我的皇子，他们会在前方等你，你们总会相见。我问她，那么我也会死吗？她笑了，她说，卡索，你是未来的王，你怎么会死。

那一年我 99 岁，还太小，连巫师资格都没有取得，所以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我对那场圣战的记忆已经模糊不堪，而当我问婆婆的时候，她总是满脸微笑地对我说，我亲爱的皇子，等你成为了国王，你就会知道一切。而对于那场战役，我弟弟几乎完全没有记忆。每当我对他提到那场圣战的时候，他总是漫不经心地笑，笑容邪气可是又甜美如幼童，他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哥，这是天理，你不用难过。说完之后，他会靠过来，亲吻我的眉毛。

我和释曾经流亡凡世三十年，那是在圣战结束之后。我记得在战役的最后，火族已经攻到我们冰族的刃雪城下，当时我看到火族精灵红色的头发和瞳仁，看到漫天弥漫的火光，看到无数的冰族巫师在火中融化，我记得我站在刃雪城高高的城楼上，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灌满我的长袍。我问父皇，父皇，我们会被杀死吗？父皇没有回答，面容冷峻，高傲，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动作缓慢可是神情坚定，如同幻

雪神山上最坚固的冰。

我和弟弟被四十个大巫师护送出城，我记得我在离开的时候一直望着身后不断远离不断缩小的刃雪城，突然间泪水就流了下来，当泪水流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悲鸣划过幻雪帝国苍白的天空，我知道那是我姐姐的独角兽的叫声。我的弟弟裹紧雪狐的披风，他望着我，小声地问，哥，我们会被杀死吗？我望着他的眼睛，然后紧紧地抱住他，我对他说，不会，我们是世上最优秀最强大的神族。

护送我和释的四十个大巫师全部阵亡在出城的途中，我在马车内不断看到火族精灵和巫师们的尸体横陈驿路两旁。其中，我看见了和我一起 in 雪雾森林中成长的笈笈，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可是她也死了，死在一块山崖上，一把红色的三棘剑贯穿她的胸膛，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翩跹如同绝美的舞步。我记得马车经过山崖的时候她还没有闭上眼睛，我从她白色晶莹的瞳仁中听到她对我说话，她说，卡索，我亲爱的皇子，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记得最后一个倒下的巫师是克托，父皇的近护卫。我和弟弟从马车上下来，拉载我们的独角兽也倒下了，克托跪在地上，抚摩着我的脸，他指着前面的地平线对我说：卡索，我亲爱的皇子，前面就是凡世的入口，我不能再保护你了。他对我微笑，年轻而英俊的面容上落满雪花，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展开来，他的目光开始涣散，他最后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他说，卡索，卡索，未来的王，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亲爱的皇子，卡索……

